

图书馆学函授专用教材

图 书 学 概 论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函授教学部

图书馆学函授专用教材

图 书 学 概 论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函授教学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	(4)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4)
第二节 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6)
第三节 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8)
第四节 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	(10)
第五节 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	(16)
第一节 图书馆的定义.....	(16)
第二节 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19)
第三节 图书馆的性质.....	(21)
第四节 图书馆的社会作用.....	(25)
第三章 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27)
第一节 文字的起源与图书馆的产生.....	(27)
第二节 图书馆发展概述.....	(31)
第三节 图书馆发展的规律.....	(33)
第四节 图书馆发展的历史分期.....	(35)
第四章 图书馆的内容与结构.....	(38)
第一节 图书馆内容的实质.....	(38)
第二节 图书馆的组织与结构.....	(47)

第三节	图书的著述方式	(51)
第五章	图书的载体与形制	(55)
第一节	我国早期的图书载体	(55)
第二节	外国早期的图书载体	(62)
第三节	造纸术的发明及其流传	(67)
第四节	图书的形式结构	(72)
第五节	图书形态与书籍制度	(76)
第六章	图书的类型与版本	(81)
第一节	图书类型划分的意义	(81)
第二节	划分图书类型的标准	(83)
第三节	现代图书类型	(88)
第四节	古籍及其类型	(91)
第五节	古籍的版本类型	(95)
第七章	图书的编辑与出版	(98)
第一节	编辑的意义及起源	(98)
第二节	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作用	(99)
第三节	编辑出版工作流程	(104)
第八章	图书的印刷与装订	(111)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111)
第二节	活字印刷的发明与发展	(116)
第三节	套版印刷的发明与发展	(120)
第四节	现代印刷的意义和类型	(124)
第五节	现代现代图书的装订	(128)

第九章 图书的典藏与保护	(132)
第一节 中国历代的藏书.....	(132)
第二节 古代图书的整理与编目.....	(139)
第三节 图书的保护.....	(142)
第四节 图书的修复.....	(146)
第十章 古书的辨伪、辑佚与校勘	(151)
第一节 古书的辨伪.....	(151)
第二节 古书的校勘.....	(155)
第三节 古书的辑佚.....	(167)
第十一章 图书的流通与利用	(162)
第一节 图书发行的产生与发展.....	(162)
第二节 公私藏书的利用.....	(167)
第三节 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中外文化的交流.....	(169)
第四节 图书流通利用的经验与教训.....	(171)
第十二章 图书的宣传与评论	(175)
第一节 图书宣传的意义.....	(175)
第二节 图书宣传的方法.....	(176)
第三节 图书评论的作用.....	(179)
第四节 图书评论的写作.....	(182)
第十三章 图书的未来展望	(189)
第一节 现行图书的局限性.....	(189)
第二节 图书发展的趋势.....	(190)
第三节 图书前景的展望.....	(192)

导 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代所产生的各类图书数量不可胜数，仅就目前存世的古代典籍来说，估计就有近十万种，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伦比的。而我国现代的图书事业也日益发达，仅就出版界来说，我国1990年有各类出版社500多家，年出书7.5万余种，发行60亿余册，印数居世界之首，是世界上的十大出版国之一。

毫无疑问，无论就历史还是就现实来说，我国都堪称图书世界的蔚然大国。然而，与此极为不相称的是，我国至今尚未出现一门以图书及图书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图书学。所谓图书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图书的一门科学。提出建立图书学、完善图书学的科学体系，在我国说来，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图书学的渊源，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治书之学。“治书”的“治”有整治与研究两层意义。治书之学的范畴与内涵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只要人类社会有了图书，就必然会出现种种对待图书的方法与原理，这就是治书之学的滥觞。我国古代正式图书的著述、收集、整理、分类、编目、校仇等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所谓“官有其守，世有其学”。但最初的治书之学只是一种庞杂的知识集合，而随着人类社会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治书之学才不断得以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一个明确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具体说来，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光辉巨著《史记》为代表，在规模与水平上大大地推动了图书的著述活动。接着，刘向、刘歆父子的大规模校书活动，包括了采访、整理、校仇、著录、提要、分类、编目、典藏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书目提要《别录》，以及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七

略》。汉唐之际，政府藏书与私人藏书有了较大发展，并且发展了图书分类理论，形成了四部分类体系。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改变了图书的生产方式，增加了图书的社会流通量，扩大了藏书规模，也引起了人们对图书版本渊源等问题的重视。明清时期，藏书楼有如雨后春笋，而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下，图书的辑佚、校勘活动也形成一股潮流。明、清以来，图书出版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图书收藏向社会化方面转化，出现了新型的出版发行典藏流通机构，诸如书局、书店、图书馆等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显然有关治书之学的内容异常丰富，而且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

我国以往的学术界中，曾经出现校仇学与目录学的地位之争，争论的双方都试图用一方包容另一方，而在图书馆学引起人们重视之后，又有人试图用图书馆学来包容历史上的校仇学与目录学。但在实际上，传统的治书之学可以大致上分为校仇学、目录学和藏书学三个部分，分别以研究图书、目录与藏书三个方面为核心，从而共同构成治书之学的体系。近、现代以来，由于人们重视对目录事业、目录活动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传统的目录学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完善的学科，又由于人们重视了对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活动的研究，从而促成了传统的藏书学发展成为现代的图书馆学。那么，传统的校仇学发展到现代，随着人们对整个图书事业、图书活动的重视，也就必然成为建立图书学及其学科体系的历史依据。

还要指出，图书学也并非纯粹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门学科。英文中的Bibliography这个词，具有三种义项：即：①目录（booklist），②目录学（study of booklist），③图书学（study of books）。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后两者的差异，将其当作一个义项而合译为“目录学”。早在1911年，日本学术界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一概念，曾进行了专门的研讨，从而提出了“图书学”这个译名。进入二十年代之后，日本学者田中敬发表了《图书学

概论》一书，成为日本研究图书学的奠基性著作。而在苏联，图书学（КНИГОВЕДЕНИЕ）也同样是一门为人们所承认的学科。苏联教育学博士丘巴梁对图书学作了这样的定义：图书学是一门研究图书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换句话说，图书学是从图书事业的最完整的形式方面，从图书事业与国家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方面，研究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在我国，开展图书学研究的倡议亦非自今日始。1934年，我国学者马导源曾根据当时世界上的图书学研究状况，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书志学》一书，最先试图将其引进我土，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尤其是由于马氏所倡导的“书志学”，这一名词本身就没有规范的定义，易于引起误解，又没有抓住图书学研究对象的实质，因而该书对图书学的学科体系未能作出较全面的科学阐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图书学”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地在出版物上，尤其在出版学、编辑学、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屡屡为人们所得及。尽管人们对图书学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开展，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的。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建立起图书学的时候了。

第一章 图书学的学科体系

第一节 图书学的研究对象

图书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与学科名称相一致。图书学要研究图书，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认为如此表达过于简单。应该说，图书学是以图书和图书事业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图书及图书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这个表述分析起来，包括如下几层含义：

1. 图书学要研究图书，但不是孤立地去研究一本本的图书，也不是某一门类、某一学科的图书，而是要研究由众多图书组成的群体——即图书事业。所谓图书事业，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编纂、出版、宣传、利用、评价各类图书的全部过程，以及围绕着这些过程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既要见木，又要见林。这种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用联系的观点，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诸方面去研究图书与人类发展、图书与科学进步的关系，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更加明确图书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发展的，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图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才能更好地把握图书的发展规律。

2. 图书学不是静止地去研究图书及图书事业，而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我们的研究不但包括现阶段的图书及图书事业，还包括历史上的图书及图书事业。图书事业的各个侧面，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和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尽管最初的形态很简单、很原始，也正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生产技术能力相统一的。只有把握了历史发展规

律，我们才能对未来的图书有所预见。

3. 图书学要全面地研究图书及图书事业。既要有微观研究——即一本书的版式、结构、编辑加工、印刷装订、装帧设计等环节，又要有宏观研究——即整个图书事业的发展速度、规模、职能作用、出版发行、宣传评价、组织管理等。两方面不可偏废，但以宏观为主。作为一部完整的图书学概论，就是应该既有现实，又有历史；既有过去，又有未来；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既有定性，又有定量；既有局部，又有整体；既有抽象，又有具体；既有内部，又有形式；既有技术方法，又有理论规律；既要研究有形的硬件，例如与图书有关的机构、组织部门，又要研究无形的软件，如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书总体上性质的价值与作用。

总之是联系、发展、全面地研究问题，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形而上学地研究问题，就应该在研究对象中明确地提出图书事业，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加以研究。

但是，也有的同志坚持认为，图书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如果提出图书事业，不免有失偏颇。这主要是：其一，将图书学的研究内容扩大化，忽视对图书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揭示，这就使得图书学不能与其它学科之间划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界限，使图书学毫无中心，面面俱到，无法谈其独立性。其二，将图书学本来所具有的具体研究对象复杂化，忽视对本来就是由特殊矛盾构成的特殊事物——图书本身的特殊矛盾运动规律的研究，如此，定将使人们认识模糊。这种确定研究对象、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是无法建立既反映事物本质、事物特殊矛盾运动的特有规律，又反映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特殊联系与本质区别的学科的。

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建立图书学？它的基础、目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是人类传播知识的社会需要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事业的发展呼唤着图书学学科的建立，而图书学的建立会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图书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探索图书事业发展的规律，为我国图书事业管理和生产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加快图书事业的建设，更好地满足人类传播知识、信息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阐明与认识图书事业这个系统。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把着眼点移到图书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动上，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图书作为主体，它如何进入人类社会，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得到发展，并且如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也就构成了一个以图书为主体的运动系统，我们所以将其称为“图书活动”，也就是图书在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主体的整个活动过程。实际上，“图书活动”的系统范畴，大致上与“图书事业”的系统范畴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背景，后者则是前者的对象，只是由于角度不同，构成系统的主体不同，因而其名称也不相同。

明确了图书学研究对象的实质之所在，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图书，则就不单单是“图书的结合”，而且应视之为图书事业（图书活动）的核心。因而，在某些静态研究的情况下，我们所以能从图书本身出发来研究整个图书事业，其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门课程的一开始，把两种意见摆出来，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与鉴别，活跃大家的思路。在一门学科刚建立的时候，对研究对象等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是完全正常的，不足为奇。只要言之有据，在学术上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并存。

第二节 图书学的研究内容

图书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相当广泛的范围，但也并不是漫无边界。从图书学的研究对象出发，从图书的性质出发，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方面：其一，图书事业内部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其二，图书事业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诸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说，深刻地研究图书的性质及其构成因素，探索

图书事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道路，分析人类社会对图书事业发展有哪些决定因素，揭示图书在知识传递系统中的地位，确定图书在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探索图书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切都是图书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因此，举凡图书的产生过程，发展历史、著述编辑、考订校勘的原则与方法、版刻的鉴别、流通的过程、乃至整个图书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在图书的生产、出版、发行、利用、典藏、保护的历史范畴与现实范畴之中，都是图书学的研究课题。

日本图书学专家长泽规矩也曾经将图书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九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开展图书学研究是有参考意义的。他认为：如果把图书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那么大致应当包括以下这些事项：①图书的定义、范围、种类、起源、发展等。②图书的材料、形态（大小、规格）装订、附属物等。③书写及印刷的材料、规格、方法、种类、历史等。④图书内容的形成方式（如著述、编修、翻译、图表制作）种类、校订、流传、存佚等。⑤与图书的收集、保存、流散等有关的事件、方法、历史等。⑥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分化、发展、种类、建筑等。⑦整理图书的原理、方法、历史等（选择法、目录法、分类法、排架法）。⑧著作权、出版权、贩卖权以及与图书有关的法律法规。⑨以图书为对象的各种社会企业（编修、印刷、装订、出版、贩卖、投资等）。〔参见长泽规矩也著的《图书学辞典》第11页〕。

事实上，上述项目还不能完全包括了图书学的研究内容。例如图书的社会作用、图书与读者的关系、图书阅读法等等，都还没有被提及。但是不难看出，与其它学科一样，图书学的研究同样包含有理论、历史、方法等部分，同样包含着它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必须把图书学当作一个有层次、有系统的学科。

图书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分支学科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层次：

其一，有关图书的发明、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学科，例如：

书史学研究图书发明、发展的历史，图书类型学研究图书的现状与构成。（图书类型学又可以根据其类型分为工具书学、期刊学等。）此外，还应当有研究图书未来发展的“图书未来学”。这些学科可以在图书活动的系统内部来进行，同时又是一种宏观的研究。

其二，有关图书形成过程中的学科，例如，研究书刊编辑原理及方法的编辑学，正确鉴别整理校订书刊的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这些学科相对第一层来讲，更为深入图书本身，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

其三，有关图书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学科，如研究图书社会作用的图书社会学，研究图书出版发行及社会流通原理的出版发行学、流通学，研究读者及利用图书的读者学、阅读法等等。由于这一层次的研究实质上把图书活动置于整个社会活动的背景上进行，因而它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层次。

这三个层次的学科共同构成了图书学的科学体系，其中有的在在我国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如书史、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以及某些门类的图书类型学，但也有的则十分薄弱。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建立起图书学的体系时，这就意味着要对这些所有的分支学科展开研究。

第三节 图书学的学科地位

图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图书事业，或者说图书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因而，图书学应当从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又因为图书事业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准确地说，图书学是社会文化学的一部分，是从属于社会文化范畴的一门学科。

值得审慎地加以分析的是图书学与某些交叉学科、并列学科的关系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

不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明确图书学的实际意义。

1. 图书学与文献学的关系。图书与文献这两个概念，既有相同的成分，又有不同的成分。一般说来，它们都是以文字或图表表达的信息，即文字记载。但文献所强调的是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内涵，它的范围比图书更广些，诸如帐籍簿、册契约文书以及档案资料等由于不具备传播知识的目的，可称文献而不能称为图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学的范围大于图书学，因为前者的研究角度，是着眼于对知识内容的形成与利用的探讨，而后者是着眼于对图书整体的认识。如果就文献学中关于图书内容的研究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图书学的一部分研究内容，但图书学的其他研究内容，例如研究图书与社会、图书与读者等等，则就不能为文献学所包容。从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将文献学与图书学视为同义语，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文献学是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尽管目前其研究内容与图书学有重复之处，而且图书学还不很完善健全，但两者的研究对象、出发点与任务却有所不同，因而它们随着各自的发展，必定会形成两个不同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

2. 图书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早在我国图书馆学形成体系之时，就有人认为，既然图书是图书馆的一个要素，那么就必须把有关图书的科学，例如版本学、校勘学、图书产生技术等统统纳入图书馆学的范围。这种认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包容一切有关图书的科学的治书之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略作分析。而在图书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图书馆中的图书活动，是作为馆藏的图书活动，是为图书馆读者而进行的活动，是全部图书馆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普遍意义上的图书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与图书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是不同的，因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3. 图书学与情报学的关系。图书学与情报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图书是情报的一种来源，同时也是情报传递的一种重要工具。据统计，在当今科技情报中，有百分之七十是靠书刊传递的。因此，现代的图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情报的传递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报传递职能，才有可能更快地发展自己，才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但是，图书毕竟不同于情报，许多图书尽管没有情报价值，却有知识价值、文献价值或文物价值。作为分别以图书和情报两种不同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图书学和情报学来说，其研究的内容和侧重面显然是具有极大差异的。

4. 图书学与目录学的关系。也有人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和图书目录。因而他们主张把校仇学（在现在来说是校仇学）、版本学等归为目录学，这种看法也可以在古代的“治书之学”那里找到根源，在图书事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目录学与校仇学可以是同义语，但它们同样也忽视了这一点：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目录工作与图书工作已经分化成不同的领域。固然，在进行目录活动中，势必要利用某些图书学的知识，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中的目录事业（活动），因而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与图书学都是不同的。

第四节 图书学研究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图书学，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为了科学地认识图书，全面掌握有关图书的各方面知识，为学习其它专业课和搞好各项图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图书学的研究内容是比较广的，不仅图书馆学专业应该熟悉了解，编辑专业、出版专业、印刷专业、发行专业、书籍装帧专业、古典文献专业都有必要学习这门课程。因为这些专业的同志与图书打的交道更多，需要对图书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然而，以往这方面的知识零散地分布在书史、图书馆藏书、版本学

等不同的课程中，因而，现在有必要把有关图书的基础知识集中起来，单设一门课程。另外上述几个专业彼此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图书馆学专业同志对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装帧等也应有所了解，出版专业的同志也应了解古今藏书的异同。这些专业之间的连结点就是有关图书学的知识。

掌握图书学的基本知识，可以少犯或不犯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例如在目前的影视舞台上，在出版物中，违背历史真实、古代书籍制度常识的错误比比皆是。如：在话剧《将相和》中，战国时的蔺相如手捧线装书。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取回的也是线装佛经。再看目前极流行的蔡志忠漫画中，从孔夫子到王羲之都读的是线装书。其实，汉代以前应该是竹简和帛书，由汉至唐为卷轴制的书，唐中叶，五代以后才有印本书，方形成册页制度。而且还要注意宋代多为蝴蝶装，元至明初以包背装为主，明代中叶以后才盛行线装书。

第二，为了借鉴和继承我国图书发展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书籍生产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起继承批判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要抛弃以往的历史文化，相反地却要吸收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图书又是世界上最丰富、最连贯、最完整的文化遗产之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流传之广泛，世界所罕见。如《永乐大典》编纂于十五世纪初，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也属于图书学范围之内。通过学习，对其产生的原因、背景、条件、根据、意义等会有更深的体会，充分认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也应指出，中国图书的厄运，也是世界罕见的。青铜器，甲骨文、竹简、帛书都曾遭到严重破坏，并被大批盗走。

《永乐大典》现存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七部《四库全书》也被烧掉一半。敦煌石窟遗书总数有4、5万卷，国内仅存四分之一。清末著名藏书家陆心源万卷楼的珍贵藏书全部被其子孙卖给日本。其中仅宋版书就有近200部，世称“百宋楼”。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的教育部竟以一元钱两麻袋的价格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卖掉。对这些鲁迅先生在《谈所谓大库档案》一文中曾深刻指出：“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踏，如果当局者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了，其实也不但是书籍和古董。”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一伙以“破四旧”为名，毁掉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康生之流盗窃的青铜器、古砚台、石刻印章等珍贵文物达5千5百多件，仅孤本善本图书就有71部，661册下落不明，总偷书3万4千册。

时至今日，某些不法分子，内外勾结，盗挖古墓，走私国家珍贵图书文物的事件仍屡有发生。学习图书学使我们更加珍惜图书，提高保护珍贵古籍的责任感。

第三，深刻认识图书巨大的社会作用，加强图书事业的建设。

古今中外不少名人对图书的作用都有深刻的认识。汉代学者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宋代诗人陆游写道：“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庾肩吾在《书品》中讲：“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明；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莎士比亚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列宁指出：“书籍是巨人的力量。”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人类在走向未来幸福道路上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在现代，图书已成为人类生产实践、政治进步、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东西。

但是某些图书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前一阶段，一些出版印刷机构为牟取暴利，刮起一阵阵“侦探”、“武侠”、“秘